

在那遥远的草原深处，有间牧民书屋

昔日握惯了套马杆、牧羊鞭的手，如今也拿起了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本

“靠养牛为生的蒙古族牧民道·图门巴雅尔，近20年时间每年拿出1/3的家庭收入买书，花了近40万元办起藏书12000多册的“草原书屋”。牧民们夏天骑摩托，冬天开着车来借书。不像城里的图书馆，在这里借书不但免费，而且没有还书期限，也没有数量限制

本报记者王春燕、任军川、勿日汗

图门巴雅尔当初要办书屋，是因为儿子一句话。小家伙从小喜欢在草原上骑马、疯玩，突然有一天听要去上学，非常抗拒，“爷爷、爸爸都不上学也会放牧，我以后放羊就行了。”

这话触动了图门巴雅尔。他的父母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也没读过多少书，如果孩子们再不好好读书，那三代人就都成了文盲。

“一开始买的就是自己想看的书，后来书屋扩大了，别人来了，没有新书不行啊。”蒙古族牧民道·图门巴雅尔，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靠养牛为生。近20年时间，他每年拿出1/3的家庭收入买书，总共花了近20万元，后来盖房子又花了20多万元。现在，图门巴雅尔拥有一间藏书12000多册的“草原书屋”。

牧民们住得比较分散，最近的也有几公里路。大家夏天骑摩托，冬天开着车来借书。不像城里的图书馆，在这里借书不但免费，而且没有还书期限，也没有数量限制。图门巴雅尔说：“来的都是爱书的人，啥时候看完啥时候还，我心里有数。”

现在，图门巴雅尔有了更多想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现在，要让这些优秀的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发扬光大，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

“遥远”而“寒冷”的草原书屋

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政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出发，一路向南走多远便进入阿巴嘎旗境内。下了柏油路就得顺着草原上被车辆压出来的车辙行走，越野车在崎岖不平的草原上压雪行驶，颠簸不堪，司机得时刻小心，提防车滑到雪坑而“趴窝”，不足10公里的路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图门巴雅尔书屋所在的阿巴嘎旗，由一个古老的部落演变而来，“阿巴嘎”为蒙古语，汉语意为“叔叔”。因部落首领为元太祖成吉思汗同父异母弟别力古台后裔，故将其所率部落称为“阿巴嘎”部，并沿用至今。

到了图门巴雅尔家，长长的一排房子格外吸引人的眼球。不同于普通牧民家一排两间三间房子，他的房子足足有六间。图门巴雅尔一边欢迎我们，一边解释道：“这三间房子住人，这三间房子是我的‘书屋’。”

看着书屋开着门，记者迫不及待想去书屋看看。进屋却发现，这里还没有车上暖和。“屋子太小，书太多，生火不安全，所以到了冬天比较冷。”

80多平方米的书屋里到处都是书：书架上、桌子上、柜子里，各种类别的图书和装订成册的报纸让穿着厚厚羽绒服的记者转身都困难。虽然屋里寒气逼人，但还是有几位牧民穿着厚厚的蒙古袍在里面仔细挑选着喜欢看的书籍和报纸。

在摆放着儿童读物的书架前认真翻找图书的南斯拉姆这个冬天已经来了四五次了，除了大年初一是来拜年，其余几次都是借书：既借自己喜欢的关于蒙古族历史的书籍，也有给9岁女儿孟克珠拉借的儿童读物。

图门巴雅尔开玩笑地说：“来我家看书、借书是要‘有条件’的，住得近的牧民来一趟也得几公里，夏天骑着摩托车要花将近半个小时；冬天太冷只能开车，家里没有车的人不好来；如果赶上大雪封路，有车都不行，只能等天气好了再说。专门为了借书出一趟门，可见是真心爱书的人。”

“坚持读书确实不一样”

图门巴雅尔的书屋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翻译成汉语叫“布仁唐斯嘎文化屋”。其中，“布仁”是儿子布仁苏乙拉名字



航拍的“草原书屋”(2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连振摄

前半部，“唐斯嘎”则是女儿的名字，而“苏乙拉”的意思是文化。

名字里边，有图门巴雅尔对儿女的期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木(乡)和嘎查(村)干部虽然文化程度都不高，但开会回来传达上级精神说得头头是道，各种政策都能说清楚，坚持读书确实不一样。”图门巴雅尔说。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辟出一间屋子当读书室、买些自己喜欢的书籍也借给邻居看，到2011年专门盖起三间瓦房作为“草原书屋”、补充牧民喜欢的书、给喜欢读报纸的人自费订报……过去的近20年，图门巴雅尔不停地读书、不停地买书，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来他家的“草原书屋”借书、看书。

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图门巴雅尔在买书的同时，也四处搜集书籍。锡林郭勒盟日报社刚刚退休的记者布赫朝鲁20年前曾经采访过图门巴雅尔，一来二去，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如今提起这个爱看书的蒙古族汉子，老布还能想起当年的一些细节。

“20来年过去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喜欢书，碰到认识的人就打听有什么好看的书，也问我们有什么不需要的书可以给他的，我还经常给他一些关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书籍。”布赫朝鲁说。

从买书到盖书屋，一共花了40余万元。现在图门巴雅尔的书屋有报纸、杂志60余种，藏书1.2万多册，内容涵盖党的政策、种植养殖、加工修理、文学艺术、医学、科技、法律等20余种。

记者在书屋看到，这里的书新旧不一、年代跨度很大，既有1976年出版的售价仅0.9元的蒙古文版《水浒传》，也有专门买给孩子的1999年出版的蒙古文版《鱼的奥秘》，还有2013年出版的《西游记》青少年读本。

书屋里的书架和桌椅也不配套，看起来有点不太协调。图门巴雅尔解释，桌子是旧房子拆掉前的书桌，书屋后墙的一排书柜是书屋盖起来时专门定做的；而门口正对的书架和读者们看书时坐着的椅子是他捡回来的。



▲2月15日，道·图门巴雅尔(右)为牧民呼格吉勒巴雅尔选书。新华社记者任军川摄

“旗里的新华书店重新装修，旧书架不要了，我就捡回来了；这些椅子，是老电影院拆迁时我捡回来的，新旧不说，至少大家来了有个坐的地方。”图门巴雅尔说。

呼格吉勒巴雅尔是“草原书屋”的老读者，他从“草原书屋”盖起来之前就经常来图门巴雅尔家借书。“以前跑得多勤，这几年来得少了，但每年也能读十多本书，历史、文学的书我都很喜欢。”呼格吉勒巴雅尔说。

握惯了套马杆、牧羊鞭的手，如今也拿起了书本

布仁苏乙拉最后还是乖乖地上了学，而且还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图门巴雅尔说：“想让儿女多读书，光给他们买书、告诉他们要看书是不够的。首先我自己就得能坐在那看书，孩子们心里才会服气。”

虽然布仁苏乙拉不像图门巴雅尔那样爱看书，但女儿唐斯嘎在读书方面跟爸爸很有共同语言，常常坐在一起看书、讨论。唐斯嘎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在呼和浩特上大学后，她有时间就往书店跑，还会经常买一些新书补充到爸爸的书屋里。

布仁苏乙拉如今回想起来，爸爸和妹妹坐在桌前一起读书的场景令他印象深刻。“小时候住的房子已经拆了，但当年我们写作业、爸爸和妹妹读书用的书桌还在，现在搬到了书屋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爸爸和妹妹坐在那看书，而我就在旁边玩，有时候爸爸叫我看书，我随口答应两句就跑去接着玩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悔。”布仁苏乙拉说。

尽管布仁苏乙拉觉得自己并不是“完美的儿子”，但他在2011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时，蒙古语文轻轻松松获得了非常高的成绩，布仁苏乙拉觉得这得益于这间书屋和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前看书少，后悔也没用了，现在开始多看书。”布仁苏乙拉上大学后并没有在外找工作，而是回到家里帮助身体并不太好的父母照看草场和饲养的30多头牛。

“现在的手机和网络影响太大了，看一会儿书不自觉地就想玩手机。”布仁苏乙拉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但他说自己已经把手机里的各种游戏卸载了，想要认真地看看书了。

2014年6月，图门巴雅尔在旗蒙古族小学和蒙古族中学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有奖读书活动，对在一年之内能够阅读100本书的学生奖励1000元。他说：“只是想用这种办法带动牧民群众养成看书的好习惯，让大家在经济上富裕的同时，精神上也是富足起来。”

这些年来，这间小小的书屋成了当地牧民知识的加油站，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引领着牧区的新风尚。昔日握惯了套马杆、牧羊鞭的手，如今也拿起了散发着油墨香的书本。

在图门巴雅尔的书屋里，有很多书的版权页上都写上了一行蒙古语和一个时间段，写的是“某人于某时间段读过此书”，名字的落款大多是图门巴雅尔和女儿唐斯嘎。布仁苏乙拉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名字也慢慢地多起来。

“我的中年留在了中国，儿子爱上吃米线”

携妻儿在云南扶贫行医的德国医生

新华社记者沈忠浩、胡小兵

“舍不得离开云南，回到德国反而不适应了，儿子不喜欢吃面包，爱吃米线……”德国医生埃克哈特·沙夫施韦特13日在法兰克福讲述了他的中国故事。

当天，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举办第一期“对话总领事”活动，沙夫施韦特是作为嘉宾参与对话的首位德国友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夏爱克”，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夏医生”。

2001年，夏爱克携妻儿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在云南偏远地区行医、扶贫，一待就是15年，并且深深爱上了这片与德国相隔万水千山的东方热土。

“我的中年留在了中国。”夏爱克深情地对驻法兰克福总领事王顺卿和现场观众说：“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一切

都是缘分。”

初到云南，夏爱克还没心思饱览秀美的自然风光，就已为难的语言犯了愁。他坦言，适应语言文化环境和风俗习惯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我当时觉得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中文。”

然而，当地人民的真心、热心和耐心给了夏爱克莫大的信心和支持。在最早安家的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夏爱克和家人感受到来自同事和朋友亲人般的温暖。

“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有亲人结婚、盖房子等，当地的朋友都会邀请我一起去。”夏爱克说，当他中文表达有困难时，身边的朋友都会耐心地鼓励他“慢慢说”。

在夏爱克看来，云南人民真诚的欢迎和包容是支撑他在那里扎根15年的重要原因。

15年间，夏爱克的足迹遍及鹤庆县、红河县、建水县等诸多偏远地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医生的他不仅亲自接急诊，给当地居民看病，还办起了培训班，帮助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

不仅如此，夏爱克还利用有限的时间参与了云南当地多个扶贫项目，其中一些与医疗并无关联，例如修水井、修沼气池，还有他津津乐道的“借羊还羊”项目。

谈及扶贫，夏爱克尤感欣慰。15年间，他目睹了云南当地教育、医疗的巨大变化。

“来中国4年后，我第一次返回德国度假，感觉我的家乡和过去一样，丝毫未变。”夏爱克说。不过在结束3个月假期回到云南时，他惊讶地发现新房子多了、红绿灯多了、医院的各个科室都配上了电脑……

中国的日新月异让夏爱克一家总想回去看看。今夏，夏爱克的儿子计划去武汉实习，女儿则打算去中国的孤儿院做志愿者。在云南的成长经历让兄妹俩对中国的生活充满向往，他们身上也寄托着夏爱克回中国的愿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夏爱克的故事恰是中德民心相通的真实写照。他说：“离开德国时，我舍弃了亲人和朋友、饮食与爱好，还有专业的工作环境。但我在中国收获了更多友谊。”

2017年适逢中德建交45周年，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王顺卿说，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希望通过“对话总领事”系列活动，分享辖区内德国友人在华经历，进一步促进中德民间交往。

新华社法兰克福电